



一个活着的瞬间。

上图：央金在十年间 42 次奔赴西藏。

写了 9 遍，改了 9 遍

第一次正儿八经写小说，从动笔到成书，央金写了 9 遍，也改了 9 遍。

“我特别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编辑匡匡老师，是她教我怎么去完成这本小说。”央金说，最初她只是把自己经历的事情做了一个累加，而编辑看到了这本书的真正价值，在写作过程中一步步指导她，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。

陈羽央拿着父亲在冈仁波

齐的照片踏上前往喜马拉雅的旅程，却因时空折叠掉进了色季拉山的杜鹃花海。她遇到了通灵的达娃、双眼双色瞳孔的牧羊少年、老藏医……一场生态失衡导致黑泉废水蔓延的危机正在袭来，她必须去万古冰川寻找冰髓和雪莲花王的魂，故事由此展开。

书中的每一座山、每一条河、每一种植物，央金几乎都曾亲眼见过：杜鹃花海来自林芝色季拉山的真实景象，蓝雪暴的灵感源于米拉山口的一场大雪，黑色沸泉则对应鲁朗附近的地热温泉。

央金特别写了一章“塔黄的一生”。这是一种生长在海拔 4000 米高山流石滩上的植物，一辈子只开一次花。“它用一生的默默积累，换来一次极致的、倾尽所有的表达，然后平静地，甚至欣然地向死而生。”当塔黄张开第一片叶子，看到雅鲁藏布江的江水、南迦巴瓦峰雨后的一道彩虹，“那个时候它彻底的沉沦了”。

“谁说草木无情？”央金笑着问。

无需答案。

为了让读者更有获得感，央金还专门在书里做了一本《喜马拉雅灵性植物志》，每一种植物都有拉丁名、特性、藏药用途，还经过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审阅。“魔幻超现实的是故事，

不过也希望大家在看书时能感受到科学的魅力。”

央金的日常工作是自然堂集团公共事务总经理，每天要面对大量的事务性工作，还经常需要出差，为了写作该书，整个写作周期，她遵循着一种近乎严苛的自律：每天早上 4 点半起床，5 点开始创作，写到 8 点，然后吃早餐、上班。下了班健身一小时后，再看看当天的写作片段是否需要修改，然后休息。

她把一天中最不被打扰的 3 个小时，完整地留给了《幻山》。

在此之前，央金已经用另一种方式磨了 5 年多的笔。从 2019 年 7 月 1 日开始，她坚持每天写一篇日记，直到她决定写作《幻山》后方才停止。每天几百字的日记，看似微不足道，却让写作从“需要刻意去做的事”变成了“像呼吸一样自然”，这些日记，后来也成为《幻山》的绝佳素材库。

“只要你想做，觉得有意义，为啥不去做呢？开干就行了。”就如央金最爱的小说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中有一句话，“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时，整个宇宙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”。

当微光遇见微光

在《幻山》一书中，陈羽央